

恋人约会,为什么总是送玫瑰花?

自古以来,人们钟爱花朵,并不只是因为花朵的颜色和气味,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习惯用花来交流人生中的那些大小问题,从爱情、死亡、阶层、时尚到空间的流徙、时间的流逝,乃至对民族的忠诚。这些都与花的特定含义相关。然而,花朵的含义总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也只有在这种对比中才诞生了所谓的“意义”,而“意义”又会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变化。

康乃馨为何成了花市里的“廉价品”?

历山大·马歇尔于17世纪中叶编纂的《花谱》中的一页。这一页全是康乃馨。马歇尔给它们命名为杂交石竹、粉花绒球、圆珠、科尼利厄斯将军、贝克将军。这本花谱一共有284朵花,其中60朵是康乃馨。

今天“花卉商”这个词用以描述卖花的人,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它指代业余时间热爱花卉的工匠,他们培育特别种类的花,参加展览、竞赛。耳状报春花、郁金香和风信子是大众化的,唯有康乃馨是有选项的:“双色香石竹”“异色香石竹”“斑纹香石竹”。

当时,人们尚不完全了解植物繁殖的机制。品种的差异通常源于“意外耦合”或者环境因素的巧妙操控。人去抢夺功劳就等于扮演上帝。18世纪的植物学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人们最终承认,花朵“只不过是植物的生殖器”。各种各样的创造物都可以在“婚床”上通过干预而创造。康乃馨在这个故事里充当关键的角色,因为第一个有记录的、有明确意图的、用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进行杂交繁殖的案例就与石竹有关。

扮演上帝(或丘比特)的人是霍克斯顿的苗圃工人托马斯·费尔柴尔德。1717年,他把须苞石竹的雄性花粉转移到一朵康乃馨的雌蕊上,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植物”。30多年以后,林奈的《植物种志》确立了现代植物学的命名体系和分类体系。“费尔柴尔德的杂种”有两例样本,如同公驴和母马的杂种一样,没有繁殖能力,但是,这两个样本分别在牛津大学植物标本馆以及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标本馆存活下来。

从那时起,培育的康乃馨有几千种,我主要想讨论其中“四季开花的”这个品种。它是康乃馨和粉红色的中国石竹的杂交品种,由美国的苗圃工人培育。这个品种的培育促进了19世纪末大规模商业花卉园艺的发展。康乃馨原本在仲夏季节开放,其俗名“七月花”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康乃馨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如何成为大规模种植、全年供应的花朵,从而在“五一”劳动节、母亲节,甚至2月剧院的夜晚均可现身。

以玫瑰喻爱情过时了吗?



亚历山大·马歇尔于17世纪中叶编纂的《花谱》中的一页

大约十年前,杂志上的文章就开始提醒网络上不谙世事的人:“必须送花”这样的请求说的不是花而是现金;“必须带玫瑰花”不是居心叵测的媒体提出的严苛要求,而是避开征婚交友网站禁止商业行为法令的一种方式。一旦澄清了送花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教那些倒霉的好色之徒如何送花。在情人节给女朋友送玫瑰花几乎是必须的(美国2018年的情人节就售出两亿朵玫瑰),慷慨大方的人还要加一瓶“香奈儿5号”香水,每一瓶30毫升的香水与一打百叶蔷薇相配。然而,倘若是不付费的首次约会,送玫瑰或香水作为礼物绝对不是好主意。礼仪专家说,玫瑰已经“过时”,而且传递的信息明显是“请喜欢我”,暗示携带玫瑰的人“缺乏自信、苦于恳求”。更糟糕的是,玫瑰让人产生“不现实的”预期,送一次玫瑰给人的印象是“你是有超人风格的‘完美男子’”,但愿不会这样!

在恋人的交流中,玫瑰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玫瑰有特别的生理特征(颜色、质地和形状),似乎能激起人的性欲。单瓣花(有五个花瓣)的种类就有此类特征,但是,毫无疑问,玫瑰花经过几千年的培育,产生了复杂的“双瓣”花,使花朵与女人的嘴唇、面颊、外阴愈加相像。因此,迈克尔·波伦说,“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自然中的玫瑰,还是文化层面的玫瑰,玫瑰(自然)一直接受人工培育(文化),玫瑰的花朵(自然)被男人想象(文化)成女人的性器官(自然)”,当我们说起这些时,无法肯定我们说的是自然还是文化。

美国诗人威廉·卡洛·威廉斯1922年写道:“玫瑰已经过时了。”他说,长久以来,“玫瑰背负爱的重担”,但是,现在,“爱就是玫瑰的终结”。我们应当抛弃所有老掉牙的词汇和观点,好好观赏这朵花本身。

真正刺激现代情感的是维多利亚时期人们多愁善感的传统。19世纪是伟大的花朵时代:有花展和园艺协会,有鲜花和干花,有花束,还有别在纽扣上的花,服装、窗帘、壁纸、碗盘上的印花,女孩的名字有黛西、莉莉、艾丽斯、维奥莉特,还有罗丝(Rose,玫瑰)。

19世纪是玫瑰花的诗歌时代,诗中的“男人”等待面颊如玫瑰、嘴唇如玫瑰的“女士”“答应”男士的“请求”;描写花朵的词汇冗长,红玫瑰、深红玫瑰、有叶的和无叶的玫瑰花蕾,绽放一个花蕾的和绽放两个花蕾的玫瑰、昂扬向上生长的或俯身向下低眉顺眼的,千姿百态,其微妙差别均得以呈现。一切都要烟消云散。满载沉重象征意义的玫瑰花如同印度的印花棉布、家具上的装饰坐垫、椅背罩布、会客室里沾满尘土的蕨类植物,现在就是一种尴尬,一个累赘。

向日葵总是象征希望吗?

向日葵花有时看起来太灿烂,太单纯,扑面而来,显得有些单调。迈克尔·波伦审视自己“有益于健康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园时,就有这样的想法:向日葵很美,但是需要“一丝忧郁”来中和这种单纯的灿烂之美。于是,他在向日葵的旁边种下些有毒的蓖麻,这种植物长着深绿的叶子,开穗状花。他看到了自己期待的效果:“灿烂得令人心碎的”植物和它的“有些邪恶的孪生兄弟”,这象征着善恶共居一体。

然而,向日葵花并不总是需要一个同伴来添加忧郁的氛围:向日葵本身就存在于忧郁的阴影里。我们上网搜索花朵图片就会发现,有绿叶陪衬的金黄色花朵几乎总是和衰败的花梗、干枯的种子穗这些阴沉的黑白图片相互搭配。这些黑白图片之所以受欢迎,大多是因为向日葵这种植物引人注目的外形——园艺师说它“具有建筑特征”。向日葵颜色可爱,令人忘却忧愁,此外,它的结构也引人注目。然而,其结构令人着迷之处远不止于它的外形。向日葵如同历史古迹的废墟,以洪亮的声音述说逝去的故事,包括太阳死亡的故事。

在文森特·梵高看来,向日葵不仅是黄色,它代表黄色,呈现光、温暖、幸福的颜色。梵高在巴黎完成的首批油画中“只有大朵的向日葵”,但是,他搬家到南部时,他的生命才短暂地变得阳光灿烂。梵高在阿尔勒市租了一座黄色的房子,计划建一个工作室,在里面挂满向日葵的油画。“在这样的装饰里,原始的或深浅不一的铬黄色闪耀在从孔雀绿到宝蓝、各种以蓝色为基调的背景里,整幅油画嵌在铅橙色的细木条框里。”他希望,实现的效果将颇似“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同时他还希望,这些油画将掀起一个新的艺术运动,即“南方画室”掀起的后印象主义运动。

罗兰·霍尔斯特向日葵是死的,无色的,它和梵高油画中色彩明亮的黄色花朵是孪生的。当然,一种植物有时候也是自己的衬托,述说自己曾经拥有却已逝去的荣耀。

在金斯堡和梵高看来,向日葵在最灿烂的时候不只是代表瞬间的快乐,它衰败后所结的果实蕴藏着种子,它带来对光明未来的期许。这一想法,再加上孩童在学习绘画时所画的花朵大多是向日葵的样子,这就成就了向日葵成为颇受欢迎的象征符号,它标志着童年时代和希望。20世纪末许多政治海报都把向日葵和幼稚的平面造型风格结合起来,让人们关注孩童的福利。

据《新京报》 原文作者/[英]卡西亚·波比

